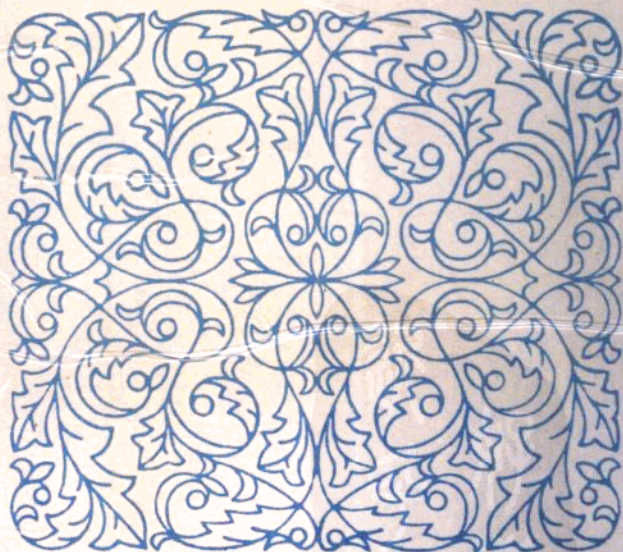


民國叢書

第四編

· 56 ·



目次

緒論·····	一
第一章 史詩·····	一三
第二章 歌謠·····	二八
第三章 戲劇·····	四五
第四章 抒情詩·····	七二
第五章 小說·····	九六
第六章 論文及其他·····	一三一

西班牙文學

緒論

西班牙是一個有悠久歷史的君主國，她的民族，是勇敢而有毅力的民族；在她沒有統一以前，在以伯利亞半島（Iberian Peninsula）上，種族與種族的戰爭，宗教與宗教的戰爭，是繼續着幾世紀之久而沒有停息，這時人民心目中所唯一崇拜的便是英雄和武士，於是戰勝的歌曲，英雄的傳說，便是當時流行的一種文學，也可以說這是西班牙文學的開始。不過這種歌曲和傳說，要到十二世紀方纔普遍地流行，十二世紀以前，以伯利亞南部的土特坦尼亞（Turdetania）土人中雖則已有短歌，但還不會具有文學的形式。最膾炙人口的英雄傳說，便是那部值得注意的西特詩（Poema del Cid）。主人翁西特是十一世紀一個卡司特兒（Castile）的戰士，他的英雄事業，頗足以表示卡司特兒人好勇鬪狠的性格；作者的姓名，無從稽考，大概不是一個人的手筆，而經過後人

整理的十三世紀裏，又有一部味費南·龔則勒茲伯爵 (Count Fernan González) 的史詩，這是描寫他一生的殘殺，它是和西特詩一般的流行。這時候，有所謂行吟詩人的，他們往來於鄉村城市之間，專門吟詩彈琴給一班貴族或平民聽，而所取的材料，又大半是這種英雄傳說，因此，像西特一類的史詩，竟流行數世紀之久。

史詩之外，還有歌謠，它在十五世紀，就十分的發達，直到現在，在民間文學中，仍占着重要的位置。史詩和歌謠，性質雖則有些相似，但它們起源的先後，曾引起許多學者的紛爭；有的以爲歌謠是史詩的支流；理由是：這種短歌，本是從撒部史詩裏摘取下來，經過行吟詩人的歌唱，不久便變成獨立的短曲；有的以爲歌謠所歌咏的，是英雄的事蹟，而這種事蹟，又是他們所立意要表揚的，所以並不受史詩進化的影響。這兩派的立論，各有見解，也未易下斷言。不過這種歌謠，因搜集的結果，而成為文學的形式，直至十六世紀，方纔發現。十六世紀，因印刷術的發達，然後寬大的紙張上，有整首的短歌印着。在西班牙，這種短歌，又叫「羅曼斯」 (romance)，本是指拉丁文的“romances”，西班牙文學的開始時期，凡是用本地語言文字編成的作品，都叫羅曼斯，但到十五世紀，便專指簡短的

抒情史詩而言了。他的長處是自然，新鮮，不用敘述而用對白，有心理上勇敢的描寫，而且和生活切近，不比其他各國的民歌，夾雜些神話在裏面。其中最著名的是中世紀的拉蘭的七親王 (*Infantes de Lara*)，這是最悲慘的一種傳說，它不僅家傳戶誦，而且在西班牙歷史戲劇上，也給許多作家採取作材料的，事實上西班牙的歌謠，並不止於以上所舉的例，但沒有比這個更偉大的足使我們注意了。

西班牙的戲劇，起源於宗教劇，最早在十三世紀初葉，就有一種短的神祕劇叫“*Ministrío*”的，這是黑衣僧人禮拜儀式的支流，內容非常簡單，十一、十二世紀由法國僧侶帶來這個島上的。到了十三世紀，無論鄉村城鎮，都很流行，當時會因表演太濫，而引起阿爾馮梭斯王第十 (*King Alphonso X*) 的限制。西班牙第一個戲劇作家孟里柯 (*Jorge Manrique*) 會寫過幾種劇本，由當時貴族親自表演，這便是戲劇在當時為人重視的一證；其後像恩茜娜 (*Juan del Encina*)，味醒第 (*Gil Visiente*)，奈漢羅 (*Jones Naharro*) 諸人，都會努力於創作，有很好的成就，黃金時代的戲劇家如委迦 (*Lope de Vega*)，卡爾迪龍 (*Pedro Calderón de la Barca*) 等都曾受一

他們的影響。從味醒第，奈濃羅而至羅丹（Lope de Rueda），是西班牙文藝劇本在各級社會流行的時代，因為恩茜娜，味醒第諸人，是專博高級社會的讚美，而不會顧慮到一般民衆的歡迎。羅丹卻把戲劇變成民衆化，把演員和編劇家聯合在一起，這一種改革，便是造成西班牙戲劇光榮的動機。自一五五〇年以後，戲劇家人材輩出，釋丹而後，有委迎，寇華（Juan de la Cueva）諸人；委迎更是戲劇界的大師，他的著作，在西班牙居着最高的位置；他雖則嫻熟於古典劇本嚴格的規律，然而不爲這種規律所拘束，在質與量方面，很少有人能够和他比擬的。這時候，便是西班牙戲劇的黃金時代。委迎之後，繼之者有墨伶那（Tirso de Molina），吉凡拉（Luis Vélez de Guevara），阿米羅（Mira de Amescua）等人，但沒有一個能追得上他，直到卡爾迪龍出，西班牙的戲劇運動，纔達到最高峯；他不僅是個戲劇家，他又是一個詩人，在他的劇本裏，許多美麗的詩句，是可以尋出來的；他的作品，具有豐富的想像力，和高深的哲學思想，而文體的雅麗，更足以顯示是受了斐郭拉（Luis de Argote y Góngora）雅體的影響。自從卡爾迪龍死後，西班牙劇壇，寂寞了兩世紀之久，直到十九世紀愛契格萊（Joel Echegaray）出，纔發現一些曙光；這時候，戲劇的光榮，並不是在文學上有

永久的成就，而是戲劇家比旁的作家要光芒些吧了。從一八七〇年到一九一〇年，這四十年中，西班牙又盛行一種通俗的短劇，但因這派作家，不注意素描，不重視生活的反映，所以不久便歸消滅。到十九世紀末葉，纔出現了一位近代主義戲劇的作家倍那文德（Don Jacinto Benavente），他的作品最富於近代的精神，我們看了，祇會聯想到鄧南遮，而不會想到卡爾迪龍。此外，尚有西耶拉（Don Gregorio Martinez Sierra）、李瓦士（Linares Rivas）、肯德羅兄弟（The Brothers Serafin and Joaquin Alvarez Quintero）等，都在近代西班牙劇壇上，放着特異的光芒。馬崑那（Eduardo Marquina）、英克朗（Señor Valle-Inclan）等，在詩的戲劇上，也有相當的成就。最近又有象徵主義的戲劇，其中特出的是薛爾華（Don Ramon Goy de Silva），他的著作，有豐富的感情和變化的格式，可以說是這一派的代表。

西班牙的抒情詩，起源於十三世紀，最初發現的是男女相悅的情詩，第一個詩人是露滋（Juan Ruiz），他的詩清新流利，極為可愛；到十四世紀末葉，出了一位阿雅蘭（Pedro López de Ayala），他的作風，卻一變露滋的談戀愛的態度，是以諷刺當時的社會而得名；到色梯蘭那（Mar-

quis de Santillana) 卻以模倣見長，所以講到自然與流利，他還不及孟里柯 (Gómez Manrique)。孟里柯對於現世的一切事物，都看作空虛，因此他的詩，流露着悲哀的情感。十六十七兩世紀，抒情詩忽然顯着特異的發達；這時候，有兩個著名詩人，鮑斯庚 (Juan Boscan) 和 加西拉梭 (Garcilaso de la Vega)，他們從意大利運來了許多新的韻律和新的格式；而加西拉梭比鮑斯庚更要偉大，他在意大利直接吸收文藝復興的精神，他披上了意大利的外衣，而保存西班牙原有的氣質。繼加西拉梭之後的是賀理拉 (Fernando de Herrera)，他的詩大半取材於前人的傳說，但格式更完備而音韻也更和諧；和他同時的，有象徵派詩人里奧 (Luis de Lion)，他的影響遠及國外，美國的詩人愛倫坡 (Allan Poe) 等都曾經模倣他。十七世紀初葉，龔郭拉以雅麗的文體，寫晦澀的辭句，雖讀了莫明其妙，而這種風氣影響之大，卻出人意料之外。在雅體盛行的時候，有李茨瑪 (Alonso de Ledesma Buitrago) 者，更創立一種觀念體詩，他是以思想來眩惑讀者，所以結果便造成十七世紀末葉文學的沒落狀態。到十八世紀中葉，詩人露僧 (Ignacio de Luzan Claramunt de Suelves y Gurrea) 降生，纔發現一些曙光，他是西班牙文學革命的功臣，他很有力地攻擊龔郭

拉的雅體，主張服從十七世紀法國詩所保存的嚴格規律。十八世紀末葉的塞維爾派 (School of Seville) 是當時主張自由韻律詩人的大本營，這一派中，最著名的有勃蘭柯 (Jose Maria Blanco)，李斯達 (Alberto Lista) 諸人，他們的影響都很大。到十九世紀，愛國詩人昆泰那 (Manuel José Quintana) 出，西班牙詩壇纔真正有生命起來。昆泰那是愛國的詩人，他的武裝起來去抵抗法國人 (Call Arms against the French) 曾博得各國的傳誦；他的詩的格式與美麗，都是屬於新古典主義派的。但這時候羅曼主義的高潮，已湧到西班牙來；第一個高揭羅曼主義旗幟的便是李瓦士 (Duque de Rivas)。他以拋棄新古典主義所有的一切為依歸，着重於個人的理想，脫離中世紀宗教的精神與武俠的觀念。和李瓦士同時的依士卜龍西達 (José de Espronceda) 是李斯達的入室弟子，也曾被稱為西班牙的拜倫 (Byron)。他曾實際地參加革命工作，而且反對社會上，文學上一切傳統的觀念，他的詩是永遠的新穎，所以羅曼主義推翻古典主義的成功，便是依士卜龍西達的成功。依士卜龍西達之後，繼之者有古里拉 (José Gortila)。他的詩以描寫細膩見長，然而在批評家眼光中，卻不及和他同時的短命詩人白克寬 (Gustave Adolfo Biquier)。他是

簡樸而且有力。二十世紀初葉，詩人仍不斷的產生，著名的有康波摩 (Ramón de Campoamor) 亞西 (Gaspar Núñez de Arce) 達里奧 (Ruben Dario) 等人，尤其是達里奧，他是近代文學的急先鋒，他的詩充滿著新的事物與新的生命。又有詹曼耐茲 (Juan Ramón Jiménez) 的，他曾被稱為西班牙第一個近代主義的詩人，他是以簡樸、自然見稱；還有卡司特兒的復古派者，這一派最著名的的是馬察多 (Antonio Machado)，他的詩充滿了卡司特兒的靈感，此外，其他作家像蓋朗 (Gabrie y Galán) 羅左耶 (Marqués Lozoya) 沙多華爾 (Manuel de Sandoval) 等在近代詩壇上，都有相當的位置。

西班牙散文的開場，沒有詩歌那麼早，到一二五〇年後，才有從阿刺伯文譯成的小說七個聖人 (The Seven Sages)，這要算是西班牙第一部小說；十四世紀前半葉，有孟紐兒 (Don Juan Muneu) 的短篇小說集，內容都是美麗的故事，彷彿像天方夜譚一般，他的筆力異常動人，所以被稱為散文的鼻祖。十五世紀最盛行神怪武俠小說，當時的作家像羅比蘭 (Johan de Loberia) 賀泰多 (Luis Hurtado) 等，他們的作品，都曾風靡一時，這種勢力，直至十六世紀末葉西萬提斯

(Cervantes) 的吉歌德先生 (Don Quixote) 出世，方才告終。西萬提斯是世界的作家，他的吉歌德先生是西班牙文學上一朵奇麗之花，他是永遠地燦爛着；他的偉大的創造力，豐富的理想，透澈的視覺，生動的滑稽，無限的仁愛，都使這本書永遠不朽；西萬提斯之後，小說方面，竟繼起無人，十七十八兩世紀，都無甚出名的作家，當時雖有少數作家，想挽這個頹風，但因為新古典派的規律束縛太嚴，使一般人不能有自由的想像，所以作品不能達到完美的境界。這時比較有力的是埃蘭 (Lope Francisco de Isla)，他是富有改革性的，他的諷刺教士，猶如吉歌德之諷刺武士一般。十九世紀的羅曼主義，是因詩與戲劇的媒介而益顯明，李瓦士、左里拉等的作品，也可稱為詩與戲劇的小說，而羅沙 (Francisco Martínez de la Rosa)、拉蘭 (Meriano José de Larra) 等人，雖則一樣努力，但都沒有成功；前者的歷史小說，祇可稱半羅曼主義；後者恣意模倣王爾德，祇可稱王爾德派。到女作家阿非蘭達 (Gertrudis Gómez de Avellaneda) 出，纔使西班牙文壇受到震驚，她大膽地攻擊奴婢制度，文筆也非常爽利。十九世紀末葉，有所謂民情風俗派小說，以描寫各地民情風俗擅長，這派作家，有愛茲伯納茲 (Cerván Estebanez)、羅門諾司 (Mesonero Romanos)、阿拉爾

(Pedro Antonio de Alarcón) 等人。這時候另有一樁最足紀念的事情，便是一八九八年的文學新生的運動，自從這個運動開始以後，一班新文學家便努力於創作，於是沉寂已久的文壇，頓時生機活潑起來。二十世紀的小說家中，第一個數到的便是魏里拉 (Juan Valera)，他是理想派的作家，主張描寫事物，不僅要寫得像，而且寫得要比這個事物還要好；此外富於地方色彩的有柏萊達 (José María de Pereda)，受了自然主義的感動，而帶着象徵主義色彩的有格爾杜士 (Benito Pérez Galdós)，隸屬於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中間的，人材更多，女作家有巴桑 (Emilia Perdo Bazán)，男作家有凡爾底斯 (Armando Palacio Valdes)，阿拉士 (Leopoldo Alas)，柯羅馬 (Luis Coloma)，皮康 (Jasinto Octavio Picon)，伊本納茲 (Vicente Blasco Ibñez) 等人。伊本納茲的戰爭小說啓示錄的四騎士，血與沙等，更是震撼世界之作。而近代最偉大的社會小說作家卻要推巴羅哈 (Pío Baroja)，他用冷眼來觀察社會上的各式人物，於是諸色人等都任他的筆底跳躍着；巴羅哈之外，古典主義小說家有李奧 (Ricardo León)，抒情小說家有巴勒·英克明 (Ramón María del Valle-Inclán)，心理派作家有圖亞拉 (Ramón Pérez de Aguilá)，象徵

派有米羅 (Gabriel Miro)，二十世紀是西班牙小說復興的時期，自從西萬提斯以後，已經有好幾世紀沒有這種盛況了。

西班牙的評論文學，雖則有很久的歷史，但批評的短文能够自成一派的，在文學潮流中和詩歌一樣有獨立的位置，卻要到一八九八年的文學新生運動開始以後；在這個以前，有些并不是專門的批評家，真正的批評家還要數蓋尼佛 (Angel Ganivet)，他的精神是近代西班牙的精神，巴羅哈等的小說，都曾受了他的影響；此外有烏納木諾 (Miguel de Unamuno)，阿左林 (Azorin) 等，都是最偉大的論文家，他們不同的地方，就是烏納木諾是很勇敢地向前衝，而阿左林卻用安閒的態度去批判，兩個人都是文學新生運動的領袖，對於打倒卡司特兒的傳統文學，都有很大的功績。在批評一方面，最著名的是彼蘭若 (Marcelino Menéndez y Pelayo)，他對於古代文學的整理，有特殊的成就，他的學生很多，最傑出的是披德爾 (Ramón Menéndez Pidal)，他對於古代史詩及中古時代的文學，都有精密的見解；除披德爾外，還有色·馬丁 (San Martín)，他的批評的能力，正確的思想，曾為一般人所敬服；此外像里奧斯 (Blanca de los Rios)，毛里 (Emilio Catearello)

y Mori) 谷斯達 (Luis Arango Costa) 等，都是繼承彼蘭若而在文壇上放着異彩的人；真的，二十世紀的西班牙文壇，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是人材輩出，顯着興盛的現象，固不僅是評論文學而已。

第一章 史詩

在這樣一個土地上，民族與民族的戰爭，國家與國家的戰爭，種族與種族的戰爭，是連接著數世紀之久而沒有停息，那末，無論是那方面得勝，歌咏勝利的詩歌一定會產生的；西班牙，她自有歷史以前，便是以伯利人（Iberian）和凱爾底人（Celt）的故居，先後給羅馬人（Romans），日耳曼民族（Germanic tribes）和回教徒等征服，在那個時代，定有不少的英雄傳說，敘述當時戰爭的激烈，或武士的勇敢。關於以伯利人，凱爾底人所唱的與羅馬人大戰的詩歌，我們知道的卻不多，不過在希臘和拉丁文學中，卻可以曉得當時的詩歌是很盛行的。據說六十年前，以伯利南部土特坦尼亞（Turdetania）的土人已經有短的韻文，不過敘述英雄傳說的材料，直到十二世紀，方纔普遍地流行；也可以說西班牙文學，到了十二世紀，方纔開始它的發展。這些傳說，大半是關於幾個基督教國家的首領和兵士，這些國家，便是卡司特兒（Castile），里奧（Leon），那伐里（Navarre）和阿拉剛（Aragon）等，尤其是卡司特兒，因為她有了長時期的奮鬥，纔把摩爾人（Moor）驅逐出去，西

西班牙民族是英勇而又果敢的民族，所以對於英雄的崇拜，是非常的熱切。

在初期的西班牙文學當中，最光榮的是英雄傳說的產生，而英雄傳說中，又要算那部最出名的史詩西特 (*Poema del Cid*) 爲得到大眾的傳誦。這部史詩講的是十一世紀一個卡司特兒的戰士的英雄事業，但古代的西班牙英雄傳說，卻也不止這一部西特詩。在十三世紀又還有一部史詩，是詠費南·豐則勒茲伯爵 (*Count Fernan González*) 的一生的英雄事業和他的殘殺生活的。約莫在十四世紀的時候，關於西特的，又產生了一部敘事詩，叫“*Cronica Rimada del Cid*”。這三部史詩，雖則後一種有許多學者祇認爲是歌謠的集合，它們所詠的都是古代西班牙的英雄，長短也差不多相若，而且三個主人翁，又都是卡司特兒人。

中古時代的西班牙，遊行唱詩的人 (*juglares*) 極其盛行，他們的蹤跡，從城市到鄉村，從鄉村到陣營，或者彈琴，或者唱詩，是當時貴族和一般平民的公共娛樂。十三世紀的“*Cronica General*”是一本很完備的史詩集，在卡司特兒阿爾馮梭斯王第十 (*King Alphonso X*) 的指導之下，搜集了許多行吟的詩歌。這都是古代西班牙英雄傳說的寶藏。這裏我們所要注意的，是“*Cronica Ge-*”

neral”這本書，在十三世紀中葉過後就着手編輯，它的材料，一直擴充到十四世紀，不管它的形式怎樣，它們全是一些英雄的詩歌，有的是咏拉蘭的七個貴族，他們的悲劇的運命，都和十世紀的事蹟有關；有的是咏卡比歐（Bernardo del Carpio），他是西班牙北方的英雄，而且是第八世紀的人物，不過他的事蹟，如果嚴格地從歷史上考查，那是很少的；有的是咏茹西亞（Garcia）王子和襲則勒茲伯爵的子孫；有的是咏十一世紀三球王（King Garcio）攻拔散木拉的故事，有的是咏洛特里（Roderick），他是一個好色的人，爲了迷戀於遼疆的貴族裘利安伯爵（Count Julian）的女兒，不惜引狼入室，把摩爾人（the Moors）招引進來，於是西班牙便給摩爾人占據了；有的甚至於歌咏國外的英雄，這便是查理曼大帝（Charlemagne），因爲歷史曾指示我們，查理曼的幼年時代，一部份是在西班牙的。“Cronica General”的第四冊，其中有一大部份是講西特的，這一部史詩在古代西班牙文學中，占着極重要的位置，現在且把牠敘述一番。

十二世紀的西特詩，有三千七百多行，牠的藝術上的價值是很少值得我們尊敬，而且作者的姓名也湮沒而無從稽考的。講到詩的格律，牠是沒有一定的：因爲有時候是長行，有時候是短行，而